

《释名》语言学价值新论

卢烈红

汉代是训诂学的黄金时代,鼎足而立的《尔雅》《说文》《释名》三书,堪称训诂学史上义训、形训、声训的三大里程碑。《尔雅》和《说文》历代备受推崇,至今犹为显学。独有《释名》较受冷落,自问世以迄清代,研究者少,“五四”以后,人们对它肯定少而贬抑多,往往以“穿凿附会”、“唯心主义”评判它^①,把它目为作用不大之书。今天,在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在汉语词源学研究获得长足进步的背景下,很有必要站在语言学而不是语文学的立场重新审视《释名》,深入发掘和充分认识它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批判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以服务于科学的汉语语义学的建构。

《释名》是声训专书。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执于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没有必然性这一观点,对声训的科学性抱怀疑态度。《释名》长期得不到正确评价,其症结就在这里。近十几年来,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有新的突破,声训的科学性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诚然,语言发生之初,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偶然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但是当语言中的词汇初步形成以后,在词汇的进一步演变发展中,音和义就会产生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见于三种情况:(1)新词产生。当社会生活中出现新事物,需要创造新词时,人们总是在原有的音义网络中,在思维类比联想的作用下,进行类推,这样产生的新词与旧词义有关联,声音也相同或相近。(2)旧词分化。语言中的许多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入,词义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这种运动就是从本义出发,按照本义所规定的方向进行引申,不断产生新义。当新义距离本义过远、旧词意义负荷太大时,新义就会从旧词中分化出来,独立为一个新词。这样从旧词分化出的新词,与旧词在意义上有引申关系;在读音上,有的干脆依旧,有的虽变转但遵循一定的规律。(3)方言变异。通语和方言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表示同一概念的语音形式——词形可能不同,但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方言与通语、甲方言与乙方言在语音上都有整齐的对立关系,因此,这些不同的词形意义既同,声音也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而相近。这三种情况使词与词之间有相承关系,构成一组组具有亲属关系的同源词。同源词的存在,是“声近义通”的客观依据,而“声近义通”又正是声训因声求义、声义互求的科学基础。虽然同所有的科学原理一样,声训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必须严格掌握条件,但作为一种方法,其本身的科学性不容否定,具体运用时出现偏差,是由条件掌握不严所致,不能归咎于方法本身。依据这一认识对《释名》进行新的审视,就会从根本上扭转对它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语言学发展史上,较之《尔雅》《说文》,《释名》在某种意义上有更重要的地位,作出过更有价值的贡献;在运用声训推求事物得名之由的实际过程中,它取得了多方面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具有独特的魅力,是汉语语义学的宝贵财富。

《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在于作者以清醒的语言意识从事训诂实践,使自己的研究跳出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语言学的领域,多有开创之功。具体表现为:

1. 超越文字形体,摆脱经学束缚,首次将训诂研究导入语言学范围。

语言以意义为内容,以声音为存在形式,先于文字产生,不依赖于文字而存在;文字则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者是性质不同的两套符号系统。这个道理,今天看来很简单,“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②古人把文字与语言混为一谈,为字形所束缚,长期把文字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直接进入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右文说”的出现,标明语言意识的萌动,但总的还是在字形结构上兜圈子。段玉裁虽然在理论上举出训诂研究的语言学旗帜,指出“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③,但实践中仍未彻底冲破谐声偏旁的藩篱。直到王念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④,才彻底完成了语义研究中文字学观向语言学观的转变。因此,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自从王念孙父子以来,汉语语义学(训诂学)有了一个新方向,就是脱离字形的束缚,从语音上去追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⑤确切地说,王念孙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方向”,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历史的回归,因为早在汉末,刘熙的《释名》就是“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纯然以声音为着眼点来推求词语之间的音义联系。尽管具体结论未必都可靠,但在尚形的《说文》已出现并得到重视的汉代,能撇开字形,直接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将训诂研究导入语言学范围,其创始之功不可埋没。可惜这种进步的研究传统长期被历史的尘埃遮蔽,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重新从中汲取营养,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训诂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这一工作由王念孙最后完成,从而将传统训诂学向科学的语义学推进。

《释名》所进行的研究,不仅摆脱了文字形体的束缚,而且脱离经学,走上独立的语言研究之路。中国传统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小学的研究服务于解释经典的需要,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尔雅》本身就是故训的汇编,《说文》的写作,也是为了纠正解说文字“是非无正”、多“巧说邪辞”的混乱状况,更有力地发挥文字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作用^⑥。《释名》之旨,则在于以声音为线索,探究事物名称的“所以之意”^⑦,也就是推求事物得名的由来。它的着眼点不在词语与经典的关系上,而在事物名称本身;它的主观目的不是为了解释词语在经典中的意义,而是为了揭示词的“内部形式”。它注重“百姓日称”之物,“下及民庶应用之器”^⑧,让训诂从经典走向生活,从宫廷走向民间。它是把语言作为独立对象来加以研究的,因而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进入纯语言研究的领域。这是它的独特建树,体现了学术观念的突破。也正因为如此,在把为经学服务奉为小学宗旨的漫长岁月,它不可避免受冷落。今天,当语言学已获得独立地位、正飞速发展之际,作为语言学走上独立道路的早期实践,它这方面的价值应受到人们的珍视。

2. 系统推求事物得名之由,开语源学专门研究之先河。

语言中同源词的存在,是语言系统性的重要表现。从声音入手,通过系源和推源工作,就能深入认识词语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语义演变发展的内部规律。因此词源研究被称为“训诂学尖端”^⑨,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根据这个原理,词源学不仅成了语言学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石。”^⑩

声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揭示事物命名的由来,服务于词源的研究。中国的声训发源很早。先秦典籍中就有声训,但这些声训不是为了语源学的目的。《说文》的声训已开始用于推求命名的由来,其后,郑玄首揭“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的原则^⑪,并在群经注释中较

多地进行了推源工作。刘熙是郑玄的学生,他受郑玄影响,写出我国第一部用音训、求语源的专著。《释名序》说:“夫名之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全书现存27篇,依次为: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所释范围极广,涉及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可贵的是着眼“百姓日称”之物,充满生活气息。计释1502事,完全从声训出发,以推求每一事物的得名之由为宗旨,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语源研究。这种做法,导清人之先路。清戴震、程瑶田、王念孙就是受扬雄《方言》“转语”的启发,上继《释名》,开展同源词的研究,推出《果裸转语记》和《释大》两部力作。到章炳麟《文始》,系源和推源并重,开创了全面研究汉语同源字的新阶段。近十几年来,以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为代表,汉语词源学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释名》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它在训释过程中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对《释名》的具体训释,我们不应也不能轻易下结论,必须既从语言内部,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细心考察,才能对其正确与否作出科学的判断。无庸讳言,《释名》有一些条目是说错了的,如《释形体》“腋,绎也,言可张翕寻绎也”,其说令人难以置信,而《释疾病》“痔,食也,虫食之也”,所言几近荒唐。但必须承认,《释名》的大多数条目含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它在语义学尤其是词源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其一,正确揭示了多数合成词的词源结构。

合成词的词源结构,也就是得名由来往往比较明显,《释名》对合成词的推源工作多获得成功。

《释天》“彗星,星光梢似彗也。”今按,“彗”即扫帚,彗星尾部形状象扫帚,俗名“扫帚星”,得名正以其“梢似彗”。

《释州国》“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今按,《周礼·职方氏》“东北曰幽州。”《尔雅·释地》“燕曰幽州。”《后汉书·郡国志》载幽州领有涿郡、广阳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辽东属国。幽州地处北方,名为“幽”,正以其“在北幽昧”。《尔雅》邢疏引李巡注“燕,其气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尔雅·释地》陆德明《释文》“或云北方太阴,故以幽冥为号。”二说皆可与《释名》相印证。

《释亲属》“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今按,《说文》“仲,中也。从人,从中,中亦声。”《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注“仲,中也。”“仲”取义于“中”,父之弟、叔父之兄之所以称“仲父”,是因为他在父辈中位次排在中间。《韩诗》“仲氏任只。”注“仲,中也,言位在中也。”“仲氏”即次女,虽指女性,而得名之由与“仲父”同。

《释床帐》“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今按,《吕氏春秋·贵直》“其社盖于周之屏。”注“屏,障也。”东汉李尤《屏风铭》曰:“雍闾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屏风实得名于它挡风的功能。

其二,成功地推求出部分派生词所由产生的源词。

同源词研究的理想境界是既找出词语间的同源关系,又能正确揭示其先后关系,找出谁是源词,谁是派生词。《释名》的不少条目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释词确实是被释词赖以产生的源词。

《释形体》“足后曰跟。在下方著地,一体任之,象木根也。”今按,根,《说文》“木株也。”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蟠木根柢。”《集解》引张晏曰“根柢，下本也”。跟，《说文》“足踵也。”《后汉书·张衡列传》“陆焦原而跟止。”注“跟，足踵也。”“跟”“根”二词古同音，脚后跟处于人体最下部，支撑整个躯体，部位和作用与草木之根相似，二词同源。原始人的生活，即与草木结下不解之缘，而有必要有可能把足再细分为踝、蹄、跟等部位，当是较后的事，因此，可以肯定，“根”产生在前，为源词，“跟”得名于“根”，为派生词。

《释姿容》“负，背也，置项背也。”今按，背，《说文》“脊也。”负，《礼记·曲礼上》“负剑辟咎诏之。”注“负谓置之于背。”《尔雅·释丘》“丘背有丘为负丘。”背为脊背，负为用脊背驮，二字帮并旁纽，职之对转，先有“背”，后有“负”，“负”音义源于“背”，道理至明。

《释言语》“智，知也，无所不知也。”今按，知，《玉篇》“识也。”《礼记·大学》“故好而知其恶。”疏：“知，识也。”《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智，《广韵》“知也。”《荀子·正名》“知有所合谓之智。”“智”古但作“知”，故《荀子·臣道》“有能比知同力。”注“知读为智。”后别制“智”字。“智”正从“知”分化而来，义取所知甚多。这种派生方式王宁先生称为“广义分化”。⑫

《释宫室》“仓，藏也，藏谷物也。”今按，藏，《说文新附》“匿也。”《礼记·檀弓上》“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国语·郑语》“龙亡而漦在，桀而藏之。”仓，《说文》“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荀子·富国》“垣窳仓廩者，财之末也。”注“谷藏曰仓。”“藏”“仓”从清旁纽，阳部叠韵，二字同源。谷物有大量剩余，需修建专门的设施以储藏，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有事情，而匿藏、收藏之举应在人类的早期活动中就已出现，“藏”先“仓”后，于理为合。

其三，虽然对先后关系的说明，其正确与否难以判定，但确实科学说明了词语间的同源关系。

《释名》的大量条目对同源词先后关系的说明，正确与否，很难判定，因为不少同源词的先后关系，客观上就是难以说清的。但这些条目的释词和被释词确实是同源词，这一点是可以断定的，也就是说，它们至少达到了正确揭示同源关系这一步。

《释天》“阴而风曰𩇔。𩇔，翳也，言云气掩翳日光使不明也。”今按，𩇔，《说文》“阴而风也。”《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𩇔。”毛传“阴而风曰𩇔。”《尔雅·释天》孙炎注“𩇔，云风𩇔日光。”翳，《方言》十三“掩也。”《广雅·释詁二》“翳，障也。”刘向《九叹·远逝》“石嵒嵒以翳口。”注“翳，蔽也。”《文选》张景阳《杂诗》“翳翳结繁云。”注“翳与𩇔古字通。”翳是掩蔽，𩇔是云气掩蔽日光使天气阴晦多风，二词同音，确同源，《文选》注所言二字古通更为确证。

《释形体》“𦰩，枝也，似木之枝格也。”今按，枝，《说文》“木别生条也。”𦰩，《说文》“体四𦰩也。肢，𦰩或从支。”《管子·君臣下》“四肢六道。”注“四肢，谓手足也。”人之手足四肢正如树之四出枝条，“肢”甚至可用“枝”代替，《尚书·武顺》“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注“四枝，手足”。“肢”（𦰩）“枝”同音，实同源。

《释形体》“胫，茎也，直而长，似物茎也。”今按，茎，《说文》“枝柱也。”《玉篇》“茎，枝本。《说文》曰‘草木榦也。’”《荀子·劝学》“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胫，《论语·宪问》“以杖叩其胫。”皇疏“胫，脚胫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胫。”《山海经·海内经》“有赤胫之民。”注“赤胫，膝以下尽赤色。”草木直而长的支撑物为“茎”，脚直而长的支撑物为“胫”，头直而长的支撑物为“颈”，三者因形似而构成同源词，“胫”“茎”双声叠韵。

《释宫室》“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今按，停，《说文新附》“止也。”本书《释言语》“停，定也，定于所在也。”《广韵》“停，息也，定也，止也。”亭，《说文》“民所安定也。亭有楼。”《后

汉书·百官志五》“亭有亭长。”注引《风俗通》“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汉书·高祖纪》“为泗上亭长。”颜注“亭，停留行旅宿食之馆。”停是留止，亭是人停留止息之处，二词义相因，音相同，实同源。

其四，释以本字者，往往能正确揭示多义词的词义引申关系。

顾千里《释名略例》指出，《释名》的体例，大而言之，有“本字”“易字”二端。纯以本字为释者，反映的不是词语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是同一词内部的不同义项，这样的说解往往正确揭示了多义词的词义引申关系。

《释天》“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施弦也。”今按，此以弦释弦。《说文》“弦，弓弦也。从弓，象丝轸之形。”《史记·李将军列传》“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论衡·四讳》“月中分谓之弦。”《尚书·胤征》孔疏“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弦本弓上赖以发箭之绳，月亮半圆，“一旁曲，一旁直”，形状与张弓施弦正相似，故即以弦为半圆月之名。此由形似而引申。今犹有上弦、下弦之称，前者指阴历初七、初八，月亮缺上半；后者指阴历二十二、二十三，月亮缺下半。

《释亲属》“弟，弟也，相次第而生也。”今按，《说文》“弟，韦束之次弟也。”段注“引申为凡次第之弟，为兄弟之弟，为岂弟之弟。”毕沅《释名疏证》“然则本谊为次弟，假借以为兄弟，取次弟之谊以为后生者之称。”《史记·循吏列传》“以高弟为鲁相”，“弟”即次第、等第之义。《左传·隐公元年》“况君之宠弟乎”，“弟”即指弟弟。《尔雅·释亲》“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后生皆用次弟之“弟”为名，正以其承兄之后“次弟而生。”从次弟到兄弟，由性质相通而引申。

《释首饰》“收，夏后氏冠名也，言收敛发也。”今按，《说文》“收，捕也。”本义为逮捕。《诗经·大雅·瞻卬》“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引申为收拢、收敛。《尔雅·释诂》“收，聚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收引。”注“收谓敛也。”《广雅·释器》“收，冠也。”《仪礼·士冠礼》“周弁，殷髀，夏收。”郑注“收言所以收敛发也。”收由收敛义引申为冠名，是因为冠有“收敛发”之功用，这是基于用途的引申。

其五，释词和被释词虽不一定同源，但说解提示了词某一方面的特性，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词义的了解。

《释名》的有些条目，释词和被释词不一定是同源词，但说解确实提示了被释词某一方面的特性，而且这种说解极富形象性，对于人们深入了解词义，获取深刻的印象，大有帮助。

《释姿容》“望，茫也，远视茫茫也。”“茫”未必是“望”的同源词，但“远视茫茫”正状出“望”的特点。表眼睛动作的词，除“望”外，还有“视”“见”“观”“察”。“视”相当现代汉语的看，多指看近处的东西，如《左传·庄公十年》“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见”是看见，强调“视”的结果，如《礼记·大学》“心不在焉，视而不见”。“观”是有目的地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共公闻其骖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察”是仔细看，看清楚，如《孟子·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望”则指向远处看，如《诗经·卫风·氓》“乘彼坳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荀子·解蔽》“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以“茫”释“望”，把“望”是向远处看这一特点凸现出来，显示了“望”与同类词的区别。

《释言语》“念，粘也。意相亲爱，心粘著不能忘也。”按，此“念”与“忆”“思”相次，指思念。“粘”未必与“念”同源，但用来说明思念的情状，确实出神入化。《说文》“念，常思也。”《别赋》描写夫妇别离后妻子的思念之情，这样写道：“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长！”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无时不在心中，无时不在思念，此正“心粘著不能忘”的最好注脚。《释名》的说解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念”的词义特征。

《释兵》“盾，遯也。跪其后，避刃以隐遯也。”按，此以“遯”释“盾”，正确说明了盾的功用。《易·遯》疏：“遯者，隐退逃避之名。”《说文》“盾，𢇛也，所以扞身蔽目。”“盾”亦写作“楯”。《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矛与盾作用恰相反，矛以攻人，追求的是“于物无不陷”，盾以护身，追求的是“物莫能陷”。“避刃以隐遯”，隐蔽身体，逃避刀箭，正是造盾的本意。

除上述五端外，《释名》还有与《说文》《尔雅》相证发、保留古训古义等其它方面的实际价值，这些方面今人已有论列，兹不赘述。

《释名》以声训为书，卓然树立于训诂之林。远在汉代，它就开创了以语言学方法从事训诂研究的进步传统，导词源学专门研究之先路。它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抹煞，应得到正视和承认。它深入探求事物得名之由，在词源、词义研究方面取得的具体成就，今天仍有实用价值，在今天科学的汉语词源学、语义学研究中仍能发挥作用。同时，它从广阔的范围反映了汉代的社会文化景观，为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它决不是作用不大之书。拂去历史的尘埃，便可见到它闪光的价值。深入发掘整理，让它充分发挥在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方面的作用，尚待我们不断努力。

注释：

- ① 参见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第98页、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50页。
- ②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156——157页。
- ③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 ④ 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
- ⑤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第541页。
- ⑥ 许慎：《说文解字叙》。
- ⑦⑧ 刘熙：《释名序》。
- ⑨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第290页。
- ⑩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 ⑪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
- ⑫ 戴淮清：《汉语音转学》附录；王宁《音转原理浅谈》，第404页。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煌）